
ICANN78 | AGM — 联合会议：ICANN 董事会和 SSAC
汉堡时间 2023 年 10 月 24 日星期二 — 3:00 至 4:00

弗朗克·卡拉斯科

(FRANCO CARRASCO):

大家好，欢迎大家参加今天 ICANN 董事会与安全与稳定咨询委员会之间的联合会议。请注意，本场会议正在录音，请大家自觉遵守 ICANN 的预期行为标准。本次会议将提供阿拉伯语、中文、法语、俄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英语这七种语言的口译服务。

大家可以点击 Zoom 中的同声传译图标，选择在会议期间要收听的语言。请所有小组成员记住自报姓名并以非常合理的速度发言。这场讨论只在 ICANN 董事会与 SSAC（安全与稳定咨询委员会）成员之间进行。因此，今天我们不会回答听众的问题。

不过，所有与会者都可以在聊天窗口中留言。请使用聊天框中的下拉菜单，然后选择“回复所有讨论组成员和参会者” (Respond to all Panelists and Attendees)。这样每个人都能看到你的评论。若要查看实时速记，请点击 Zoom 工具栏中的“显示字幕” (Show Captions) 按钮。好了，现在我把时间交给 ICANN 董事会主席崔普缇·辛哈 (Tripti Sinha) 女士。

崔普缇·辛哈:

谢谢，弗朗克。欢迎大家参加本次双边会议。我们一直期待开展这些讨论，进行富有建设性的真诚交流。接下来交给詹姆斯 (Jim)。

詹姆斯·加尔文

(JAMES GALVIN):

谢谢，崔普缇。詹姆斯·加尔文，SSAC 的 ICANN 董事会联络人。首先，我要对所有在场的董事会同事和 SSAC 同事表示欢迎和感谢。我们双方一直在准备进行生动、有趣、开放的对话和讨论，对此我们非常期待。

我想提醒大家，实际上是一个要求，这是一次公开的对话，因此我们邀请 SSAC 成员或董事会成员随时发言。即使你不在会议桌旁，也请站出来，不一定要在会议桌旁才能发言。我们有一个移动麦克风，工作人员会很乐意传递给你。

你和队列里的人一起排队就行，我们会尽力回答所有问题。接下来交给罗德 (Rod) 做开场发言，并开始我们的讨论。

罗德·拉斯穆森

(ROD RASMUSSEN):

好的，谢谢你，詹姆斯。感谢董事会今天邀请我们参加。我们非常期待这些讨论，而且我知道，我们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里进行了一些非常有趣的讨论。这是我作为主席参加的最后一次讨论，对此我非常期待，我相信朱莉 (Julie) 作为副主席也有同样的感觉。

我知道，大家都已经了解这一点，我认为它已列入议程，经董事会批准后，拉姆·莫罕 (Ram Mohan) 将接任 SSAC 主席，我希望董事会尽快批准，我认为这已经被列入议程了。塔拉·瓦伦 (Tara Whalen) 将于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接任副主席。大概是 00 UTC（世界协调时）。我不知道我们当地的时间。可能有时差。

不管怎样，我很高兴在过去六年中能够与董事会进行这些讨论，并能够真正深入探讨我认为对 ICANN 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即域名系统

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作为 SSAC，我们的职权范围或职责就是思考这些事情，尤其是展望未来以及思考可能存在的挑战、威胁和机遇。

我希望我们在预测其中一些事情方面表现不错。我知道我们并不总是能预测到一切事情，但我们真的很感谢一直以来与董事会进行的良好互动，并期待在拉姆的领导下继续这种互动。

今天的主题是，如果我 — 哦，我有遥控器。好的，我们开始吧。我知道这已经预告过了，主题是在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环境中实现适合目的的结果，或者换句话说，确保我们所做的事情确实达到了我们的预期目的。

这是因为在其中一次会议上，我们收到董事会的请求，嘿，我们要进行一次对话，内容会是什么？这次会议是互动形式的，所以我们想提出一个可以进行头脑风暴的主题，提出一些想法并进行实际讨论。这就是我们想要尝试和做的事情。

我们在上一次会议上就我们将要讨论的内容进行了非常热烈的讨论。我知道在我们这边，我们已经准备好进行热烈的讨论，但归根结底，我们是在努力改善现状。我知道持续改进流程的整个理念是董事会目前的一个主要主题，我认为这一点是契合的。

因此，我们上个月在洛杉矶举办了研讨会，我们举办了年度研讨会，让 SSAC 聚集在一起，讨论了一大堆事情，但这次会议的灵感来自于最近出现的一些事情，我们将稍微讨论一下，从工程角度来看，这似乎并不适合我们的目的。这样说很难。

换句话说，我们要说的是有效，即实现预期目标。因此，我们发表了评论并提供了反馈，我们将讨论一些示例，以激发对话。回到我

们的角色，以及我们如何契合、如何确保 SSR 考虑因素真正融入到这里的流程中。

这也引发了全球公共利益。那么，这也契合吗？这也是一个正在研究的话题。这是一个重要的话题。不知道这是否完全契合，但至少我认为这是值得讨论的，因为这些事情是连续体的一部分，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

谈到正在制定的全球公共利益框架时，我们非常支持这一点并将其纳入流程。我们考虑过一件事，这不是 SSAC 的正式意见，只是我们头脑风暴等活动的结果。

虽然这意味着你所参与制定的政策或建议应该能够实现这些目标，但实际上并没有这么说。它还有很多其他很棒的概念，关于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它并没有说它应该实现既定的目标，也许仅仅暗示就足够了，但我们认为也许可以在其中添加“有效”之类的词语。

所以我们把它作为一个想法提出来。实际上有一个地方适合它，我知道这可能会引起评论，但我想我们可以把它带到这里并稍微考虑一下。从这一点或产品开发的角度来看，这又与工程契合，这就是你通过政策或建议流程最终提供的适合目的的成果。

这让我想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非常简单，只是为对话做准备。我们这里有几个旨在激发对话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发生了什么？我有一些例子，也有几位成员有直接经验，事情并没有完全按照预期的方式发展，我们可以就此谈谈。

但发生了什么，在这个流程中，董事会实际上必须采取什么机制来进行审视，并说，这是否符合公共利益？会有效吗？

从董事会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同时也从更广泛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比如说，你有政策、创建流程，或者你正在提出建议和政策等等，然后你会说，好吧，它们就在这里，然后你接受或不接受它们，之后它们被移交给某人，通常是 ICANN 组织，但这是某个人要做的事情。

按照传统方式，ICANN 组织会采取一些措施，他们将进行运营设计并做其他工作。整个过程都有机会问，这是否有效？

或者征求各方意见，这样就足够了吗？有没有地方可以对此做出决定？能否制定客观目标、客观衡量标准，也就是说，政策建议、设定，无论它是什么，最终应该实现什么？我们能否为此制定可衡量的、客观的目标，然后将其转化为 ICANN 的目标，这样就有人可以查看并说，是的，它满足这些要求，不，它不满足这些要求。

在这个流程中，它属于哪个环节？它是该过程连续体的一部分吗？政策一开始是由人们制定的吗？当人们做出决策时，是否要接受并继续前进。它属于解释和设计阶段吗？是否应该在流程结束时说，好吧，我们是否交付了我们应该交付的内容，这些衡量标准是什么？

是谁做出这些选择，对吗？什么时间、什么标准。所以这些都是问题，是否有某个地方、某个实体可以作为确定事情是否达到某种目标的中立仲裁者。你是什么时候制定这些目标的？它是处于范围界定阶段，还是处于政策阶段，还是两者都有？

这里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符合全球公共利益”这一理念，我们在整个流程中又是如何检验的呢？这是之前那张幻灯片的重复，我们应该在其中纳入有效理念吗？这些是一些问题。

它也契合关于持续改进流程的讨论。我知道 ICANN 组织内部正在开展相关工作。我们在各个 SO（支持组织）/AC（咨询委员会）之间进行了对话，讨论如何更好地协调工作，并确保我们了解我们正在努力完成的工作，并就其实际含义达成一致。

但归根结底，我们有几个例子，至少 SSAC 已明确表示这不符合目的。最近的一个例子是，我们已经与一些 SO/AC 和组织以及董事会联络人詹姆斯一起预览了这封信的草稿，我们已经有紧急请求的概念，那就是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以快速方式提供有关注册信息的数据，以便提供帮助。

我们最终得到了一个解决方案，也就是三个工作日，但可以转成更多天数的工作日。我从其他对话中得知，仅从标签的角度来看，这没有意义。但这是一个检验我们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机会，对吗？然后进行对话。总体而言，这是 SSAD（标准化访问/披露系统）和其他已提出的注册数据信息披露提案的部分情况，SSAC 也参与了这些提案，比如 EPDP（快速政策制定流程）等等。但我们最终陷入了 SSAC 和其他咨询委员会都表示这行不通的境地。

事实上，我想 — 我应该将这个问题交给我们的其他几个 SSAC 成员，而不只是我谈论这个问题。但有人担心，实际使用该系统提出请求的人不会对使用该系统感兴趣。我想这里有很多人都接受了这一点：我们如何实现目标？格雷格 (Greg)，你，或者 — 好的，不，请讲。

詹姆斯·加尔文：

你要开始讨论，还是说这仍然是你介绍的一部分？我本来打算建议……

罗德·拉斯穆森：

我刚刚举了几个 — 好的。是的，我举了几个例子。其他成员还有更多例子，我们可以讨论这些例子，或者我们也可以直接进入实质内容。是的，我的介绍已经完成了。

詹姆斯·加尔文：

好的。我建议我们开始讨论。大家知道，我们有 45 分钟的时间。我想我要做的是，我先让这边的董事会成员艾芙丽 (Avri) 开始排队发言，然后我来管理发言队列，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发言。

如果你想在艾芙丽之后预设 SSAC 方面的一些目标人员，只需在她开始发言时告诉我人员是谁，然后我会寻找想要举手的人，尽力跟踪并从那里开始。好的。艾芙丽，你先开始。

艾芙丽·多利亚

(AVRI DORIA)：

谢谢。我不知道从何说起。我能做的一件事就是从最后说起，首先讨论全球公共利益主题。我还没有深入探讨持续改进这一问题。我会看看是由我来深入研究，还是由其他人来研究。

那么故事的结尾是，哇，如果你能够回答所有这些问题并在政策制定流程中参与 GPI（全球公共利益）流程，那就太棒、太激动人心了。这就是我要讨论的方向。

现在，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做到了这一点，这是作为一个试点完成的，你们可能知道这一切，但我首先要说这个问题，因为这让我在思考时有话可说，基本上，董事会对每项决策都有义务说，是的，我们认为这符合全球公共利益，或者说不，我们不这么认为。

现在，在很多情况下，当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会说，好吧，我的直觉告诉我，这里每个人的直觉都告诉他们，这符合公共利益，所以是在范围内的。在某一时刻，我们决定需要更多东西来让它扎根。

因此，员工和许多相关组织单位实际上花了很多时间尝试定义它，但却无法定义它，你会听到这样的评论，好吧，如果你不能定义公共利益，如果无法定义它，我就不会担心它。这确实不是一个好的答案，因为章程仍然规定董事会必须根据公共利益做出决策。

因此，当我们开始开发董事会工具时，这个特定的框架实际上是说，如果我们说章程的内容、声明中包含了我们的义务，那么这不是章程，而是条款。

他们作出某些声明，并将这些声明映射到各种公共利益声明中。然后实际上是通过 ICANN 的技术，我认为你们已经了解了其中的一些内容，即 ICANN 的技术协调、稳定的安全性、开放、弹性、互用性，然后转到章程，它说，它是否会维护和加强管理，是否会这样，是否会那样？

实际上，对于其中的每一个声明，都会提出问题，但当时并没有更深入地探讨问题。现在，人们的另一个想法是，当我们进行这项实验时，这项实验被用在了 SSAD 上，也被用在了 SubPro（新 gTLD 后续流程）上，如果你查看他们的报告，你会看到一些报告，在这些报告中，一名员工或几名员工对这个框架进行了研究，并且基本上都拿出了一些声明，称已经从公共利益角度进行过讨论，因为框架的一部分 — 框架的框架，这是愚蠢的。

但框架的一部分包括这样的概念，即 PDP 本身是自下而上的，具有包容性，实际上包含了提出和回答所有这些问题的机会，有点像你们现在问的问题，但是，虽然董事会可以以自己的方式，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说我们需要一个框架，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出决策，但我们在很多方面都不能说，作为 PDP 的一部分，你要使用这个框架。

因此，在这个流程中，尤其是在 SubPro 期间，我们所做的部分工作是与人们交谈，并说，你知道，你可以这样做，你可以这样做，当你处于不同阶段时，就像你问的那样，在哪个阶段这样做，在哪个阶段那样做？你可以这样做，如果你想采纳这一点，那么请在你的流程中找到正确的阶段。

ALAC（一般会员咨询委员会）对此感兴趣，GAC（政府咨询委员会）对此感兴趣。有时我感觉 GNSO（通用名称支持组织）中的一些小组对此不太感兴趣，但是，就这样吧。每个小组自行决定如何使用它。同样，我们当时认为这不是董事会的决策。

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框架，在研讨会上对其进行了简短的讨论，可以说，从董事会的角度来看，它为我们提供了讨论的线索，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需要寻找的东西。它让我们可以阅读 PDP，我们可以阅读评论，我们可以阅读所有讨论内容，然后说，是的，他们在那里关注稳定性。是的，他们在那里关注平等。是的，他们看了所有这些问题。

是的，看起来他们涵盖了这个问题。现在有些事情需要返工。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现在涉及到人权，但在制定此框架时尚未获得批准，因此必须将其包括在内。各种问题出现了，其中一个问题是，董事会还需要在我无法描述的未来进一步推进这项工作，但基本上必须说，好吧，社群是否有兴趣与我们合作，进一步发展这项工

作？社群在多大程度上愿意与我们合作进一步推动这一工作？我们如何进一步开展工作？

我认为将其保留在章程中是件好事。现在，人们还认为，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过于简单化了，只拿出了一些句子，可能有一些行动会影响公共利益，但我们没有考虑到，我们只是说，它是否会保护和加强管理，因为章程说它会保护和加强管理？但是会对这些进行投票，这可能会影响公共利益，而我们没有深入研究这些东西。

这是可以做的事情。社群可以查看其 PDP 流程并说，是的，我们可以参与进去，我们可以问自己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决定由谁对此做出回应。我认为你的问题的最后一部分，也是我完全没有谈及的，那就是由谁来决定？员工提出建议，董事会阅读后说，是的，有道理，然后做出决定。现在，我们只做了两个案例，它们只是示例。你问，如果员工或董事会读到它并说，不，这不符合全球公共利益的标准，会发生什么。

还没有人真正谈论过这个选项。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试点工具，幸运的是，我们没有得到它，或者也许我们得到了。我们有两个 PDP，其中一个处于不确定的中期状态，另一个正在逐步决定中。我们已经对其进行过研究，并且没有碰壁，说不符合全球公共利益。也许我们可能拥有其中之一，但它处于不确定状态。我就讲到这儿。

詹姆斯·加尔文：

谢谢艾美丽。我想说，我从你出色的总结和介绍中得到的最大收获是，很明显，我希望 SSAC 认识到董事会一直在进行类似的对话，正如 SSAC 目前在这些问题中提出的那样，这清楚地表明 SSAC 就该

框架进行了一些深入的对话。现在我们将深入探讨一些细节。史蒂夫·克罗克 (Steve Crocker)、格雷格·约翰 (John) 和雅克 (Jacques) 在排队发言。我正在寻找其他人加入到名单中。那么，史蒂夫，请讲。

史蒂夫·克罗克：我想我应该参与的是关于紧急请求的讨论。我先介绍一下背景，紧急请求被插入到第一阶段的 PDP 流程中。

詹姆斯·加尔文：史蒂夫，你能离麦克风近一点吗？大声一点。谢谢。

史蒂夫·克罗克：紧急请求被添加或纳入到了第一阶段 EPDP 的定义要求中，并被非常明确、生动地定义为对生命、肢体、关键基础设施造成直接威胁或危害儿童。我不确定我的引述是否正确，但这些是其中的关键内容。随附的规范是应允许多长时间做出响应。

留下了一个空白，问题被延迟处理，好吧，我们将在实施审核小组中解决这个问题。一位前 SSAC 成员是这方面的积极分子，但不幸的是，他去世了。更不幸的是，这给我留下了一个介入的机会，我怀疑这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是个坏消息。

我在实施审核小组中遇到过这种情况，我在查看这个规范时，看到了紧急请求，生命、肢体危险等等，然后我看到了天数，我在想，等一下，等等。如果真的那么紧急，真的那么重要，那么单位就错了，这是基本的。规范也许应该是秒、分钟、小时，而不是天。于

是我参与了进去，但阻力却异常强烈。我了解到了这种混乱的多层结构。

那么，在提出合同合规问题之前，最长响应时间是多长？但当然，注册服务机构表示，我们在这方面非常努力，并且认真对待这一切。此外，在措辞是否能让其他各方满意的问题上，显然还涉及到一些政治问题。抱歉。于是我试着再剥开一层。我说，那么紧急请求实际上要如何提交呢？没有规范，零。

需要多长时间，流程是什么？事情变得非常混乱，因为没有规范，不能使用滥用联系人，因为这涉及不同的人、不同的技能和成本问题等等。因此我退后一步说，这整件事并不是一个充分明确的系统，由此产生的术语是不符合目的。从流程的角度来看，有趣的是，也就是这里提出的，詹姆斯说，这适合什么地方，罗德说，这适合什么地方？

在这种情况下进行讨论被判定为违反规则，因为它不在最初的议程上，也不在需要解决的项目清单上。在实施审核小组中，应该说是实施审核流程中，提出基本问题超出了范围，因为这超出了这种情况下的权限。

这将导致必须返回到政策审核流程，没有人愿意这样做。所以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失败，我很高兴我们能在这里进行这样的讨论，而且这一切都被提出来了。我曾在航空业务环境中工作过，那里的可靠性非常重要。

在工程设计过程中，你可以走得很远，构建这些非常昂贵的系统，如果工程师开始考虑某些事情，无论它是否是一个可能的缺陷，环境都会鼓励并要求提出来。当存在此类缺陷并且不加以处理时，就

会发生类似于航天飞机灾难的情况。我不知道我们这里的环境是否要求如此苛刻，但如果你的措辞中写着紧急请求、生命、肢体危险等等，然后又模糊地说我们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目标，没有单独的路径等等。

这是一个严重的缺陷，而最坏的情况，等等，在这个环境下最坏的情况是什么？它成为一个公共问题。然后你就会陷入一个非常尴尬和难堪的境地。你们是这里的负责人，却对此束手无策。好吧，参议员，我们会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不想处于这种境地。ICANN 成立的原则之一是，它应该是一家灵活的私营企业，这样就不会像政府机构那样有很多限制和包袱。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因此，我很高兴不仅看到了这个非常具体的相对封闭的问题，还看到了一个更普遍的问题，即在从可行的替代方案中进行选择之前，为什么不把适合的作为一个先决条件，而这正是我所认为的政策制定流程？而且，不管是事先发现还是事后发现，为什么不优先考虑，好吧，我们将达成共识，有多少人会喜欢这样？有多少人会喜欢那样？不能接受。谢谢。

詹姆斯·加尔文：

谢谢史蒂夫给了我一个很好的例子。这就引出了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接着是格雷格、约翰和宏安 (Edmon)。贝基 (Becky)，我看见你到前面来了。你想排队发言吗？谢谢。交给格雷格了。

格雷格·亚伦

(GREG AARON):

我是格雷格·亚伦。我被要求谈谈 RDRS（注册数据请求服务），它将在下个月推出，它是几年前从 EPDP 开始的一个漫长流程的结果。SSAC 参与了所有政策制定流程。我们几位成员参与其中，包括我自己、史蒂夫·克罗克以及我们的新任副主席塔拉·瓦伦。该计划的目的是什么？

ICANN 网站称，“该服务旨在收集使用和需求数据，为董事会和 GNSO 提供信息，并帮助 SSAD 的发展。”这就是目的，收集使用和需求数据。有一些重大问题会影响收集的数据。SSAC 曾多次表示，这种设置可能不符合目的。

现在，我们在收集数据时会遇到一些问题，首先，很多注册服务机构没有参与，这是可选的。例如，目前该名单上只有来自五个 ICANN 地区中的两个地区的注册服务机构。目前，少数 gTLD（通用顶级域）域名是由已注册的注册服务机构托管的。因此，这是一个经过选择的群体，一个自我选择的注册服务机构群体，他们的参与可能不代表整个行业，但也有很多可能成为该系统消费者的人表示他们不会使用这个系统。

其中包括一些在安全领域拥有成员资格的组织，例如 MOG。他们说，我们向注册服务机构提出的请求没有得到良好的回应，并且不能保证我们会获得任何信息，我们觉得我们被要求发送请求只是为了发送请求。因此，人们对数据需求是否会得到合理证明还存在一些疑问。

我们会得到一些结果，我们会拭目以待，但我们不知道它们是否具有代表性，并且当数据出来时，可能会对其实际含义产生一些争

论。我们设计了一个可能无法实现我们目的的系统，我们必须看看会发生什么。这不是我们想要的。谢谢。

詹姆斯·加尔文：

谢谢格雷格，为当前问题提供了另一个很好的例子。我想说的是，董事会本身对正在收集的数据及其质量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果进行了相当多的讨论。我们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但还是要感谢你强调并提出来。下面是约翰、宏安和本尼迪克特 (Benedict)。约翰，请讲。

约翰·莱文 (JOHN LEVINE)：

好的，谢谢。我想尝试 [00:32:53 — 听不清]。我还有两个这种失败模式的例子，我发现它们的共同点是数据是由签约方提供的，而消费者不是签约方。第一个是 CZDS（集中化域资料服务），该服务实施了合同规定，即区域文件必须以合理的条件提供给需要它的人。

在最近一个轮次之前，它实际上运行得很好，但扩展性不太好。如果你想要访问区域文件，你可以向注册管理机构发送表单，注册管理机构会查看它，然后他们会向你发回凭证以进行 FTP 下载或其他操作。一旦你获得了凭证，你就可以永远每天下载最新文件，除非有人怀疑你在滥用或者有其他什么问题。

然后我们都意识到，哇，面对成千上万的注册机构，这样做是行不通的，单独对每个人进行认证是荒谬的，尝试处理一千个不同的 FTP 服务器也是荒谬的。因此，我认识的一些人，包括罗德和我，我认为其他人，还有沃伦 (Warren)，以及会议桌上的其他人，实际上整合了一些本应与现有流程相同的东西，但它是中央认证和下载东西的中央位置。

然后它被实施了，显然，当他们实施时，与提供商进行了沟通，但没有与消费者沟通。它给消费者带来了糟糕的结果。你必须登录网站，必须单独申请每个域名并解释你想要它的原因。

但更糟糕的是，承包商总是说，好吧，你可以使用一年。而一直以来，它永远是自动续订，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它必须永远自动续订。因此，你将获得一年的访问权限，然后你的访问权限就会过期。然后，一旦你的访问权限过期，你才能再次申请获得访问权限。你必须手动完成。抱歉。

格雷格·亚伦：

事实上，ICANN 设定了三个月续订的限制。因此，每三个月，如果你想续订，则必须进入并续订所有订阅，然后注册管理机构必须对其进行检查。

约翰·莱文：

好的。现在，幸运的是，我们中的一些人发现我们可以对网站进行逆向工程。所以实际上，我们的脚本是假装是人们在续订，这太荒谬了。我们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抱怨，不，这没有正确实施。不，这没有正确实施。现在它基本上已经修复了，续订基本上是自动的。

批准仍然太慢，但是一旦获得批准，基本上就可以续订了。虽然现在基本上没问题，但我的意思是，我认为如果最初的评估流程让消费者和制作者都参与进来，那么他们就没有理由不能从一开始就把它做对，并节省大量精力。

我还有一个小得多的例子，几年前，我们参加了一次 MOG 会议，会上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知道一些新 TLD 的滥用率比其他 TLD 严重

得多，我想知道 WHOIS 查询的数量与滥用报告的数量有关。我说，事实上，注册管理机构提供了这些每月电子表格，我们可以查看一下，好吧。

因此，有一天下午，我打开笔记本电脑，用每个小脚本来下载所有电子表格，按域名和月份搜索 WHOIS 请求数量，然后制作了一些图表。我制作的第一个图表就像这样。对于听众来说，这是一条完美的水平线。

有数百个域名，所有这些域名每月的查询数量完全相同。我们认为这看起来很奇怪。我们很快意识到它们都位于同一个后端提供商。我的一位同事看了一下，发现有很多东西都有点相同，但又跳来跳去，好像可能有点不同，但他实际上拥有出色的统计背景知识。

他对数字进行了逆向工程，真实的，抱歉，真实的一组数字会与正态分布非常接近，但不完全符合正态分布。但这些数字完全符合正态分布，这清楚地表明，他们实际上是在伪造这些数字，假装自己有单独的数字。

我们回去找了注册管理机构，他们最终承认了，我认为现在的数字会好一些。但同样，如果在设计时将消费者纳入流程，并说，不，实际上，当我们说 WHOIS 数字时，我们指的是 WHOIS 数字吗？如果提供一百个不同的数字而不是一个数字有点困难，那么将它们全部加起来，无论如何你都必须这样做。

总之，这些都是小问题，比起我们能否以足够快的速度获取数据来应对人质危机，这些问题要小得多。但从一开始就没有发展客户的模式是值得注意的。

詹姆斯·加尔文：

谢谢约翰。非常感谢你又举了几个例子。我想提醒一下我的董事会同事们，SSAC 之前曾在一份 SSAC 出版物中谈到过这两个问题，老实说我忘记了是哪一份，但应该是近期的。而且我们还知道，CZDS 已经开发为 CZDS2.0，但在组织方面还不太完善，因此还没有完全发布。但我们已经收到了相关演示，我们也看过了。

约翰提出的有关统计的问题也已得到解决，并且是 WHOIS 注册政策的一部分，作为该政策的附带补充。所以至少其中一些已经解决了。SSAC 还表示不喜欢 WHOIS 注册数据政策所产生的结果，这一点要非常明确。

SSAC 仍然认为这些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但至少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好的。接下来是宏安、本尼迪克特和贝基，然后我会看看是否还有其他人想加入名单。

弗朗克·卡拉斯科：

我想提醒我们的小组成员以合理语速发言，以方便口译人员翻译。谢谢。

钟宏安 (EDMON CHUNG)：

我是宏安。我想感谢史蒂夫、格雷格和约翰提供的具体示例。我认为，我们已经很清楚地表达了一些担忧。我确实注意到，我认为你们提到的 CZDS 和 WHOIS 数据目前可能都不属于政策的一部分。我想回头谈谈之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但别误会，我听得很清楚，约翰，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想补充一点，我对 SSAC 关注 GPI 框架感到同样激动。我认为还需要做一些工作来进一步充实。正如艾芙丽所说，有些部分需要补

充。如果 SSAC 认为进一步充实其中的安全性和稳定性要素会有用，那就太好了。

我还认为，我想补充一下艾芙丽所说的内容，我认为她提到了这一点，但我要特别指出，也许当 SSAC 正在研究你们的建议时，你们可以利用 GPI 框架的定制版本来完成工作，也许基于定制版本，我们可以从你们那里偷回来或复制回来，同时更多地强调安全性和稳定性。

我认为董事会将以艾芙丽的报告的为依据，但我们将继续前进，在适当的情况下尝试使用 GPI 框架，并且我认为这有点像一份动态文件，将得到继续改进和补充。希望社群的不同部分能够使用它或它的定制版本，而它最终也可能回到董事会。

这是我想强调的一大领域。针对我们面前提出的一些问题，我想说的另一件事是，无论是“适合目的”还是“有效性”概念，我认为两项 ODA（运营设计评估）实际上都是如此，因为运营设计评估确实揭示了其中一些事情可能不可行，其中一些可能在这个意义上不适合目的。

从那时起，我认为董事会已经进行了补充，并且一些新的 PDP 实际上也进行了补充。例如，增加董事会与工作组之间的联络人，以了解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问题。另一方面，至少对于 IDN（国际化域名）EPDP，我知道有一个 GDS（全球域名和战略部门）联络人。因此，ICANN 员工 GDS 团队有一个 PDP 联络人，以便我们能够持续了解实际实施的可行性，这样我们就不必 — 这就像是在提前运行 ODA 概念。

我认为这些都是渐进式的改进，至少是在尝试解决政策制定流程的结果是否适合目的和有效性问题。我想补充一下。最后，其中一个问题是，是否应该有一名法官或专门实体，正如艾芙丽所说，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员工进行评估之类的工作。

但最终，董事会，无论我们是否找到某人或其他什么，我认为之前 IRP（独立审核流程）的结果表明，董事会仍然有义务和责任在我们实际做出决策时评估它是否符合全球公共利益。无论我们是否有独立实体或法官，最终董事会都要承担这个任务。所以我也想强调这一点。

如果最终对决策存在争议，那么基本上会转到 IRP，对吗？我的意思是，实际上人们可以提交 IRP 来评估董事会是否真的做出了正确的决策，是否符合全球公共利益。我是这么理解的。但我认为关于这些持续改进的讨论确实是一件好事。

詹姆斯·加尔文：

谢谢宏安。我还没有看完整个发言人名单，只看了接下来的几个。接下来是本尼迪克特、贝基，然后是罗德、马修 (Matthew)，你们是在这后面。我会再看看是否还有其他人。大家快检查一下，我们还有 15 分钟。本尼迪克特，请讲。

本尼迪克特·阿迪斯
(BENEDICT ADDIS)：

我原本打算谈谈 CZDS，但我放弃了，因为宏安说了我想要说的东西。你谈到了 CZDS 和我们给出的有关紧急注册数据访问的示例，你说这些尚未纳入政策。我的理解正确吗？你可以澄清一下吗？

钟宏安： 据我了解，也许贝基或艾芙丽会有更好的信息，CZDS 包含在注册管理机构协议中，但不是共识性政策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由注册管理机构决定是否响应接受下载，这就是我所说的。我不知道贝基和艾芙丽或其他人是否有更好的信息，但那就是一

本尼迪克特·阿迪斯： 当我们以我的前执法人员身份谈论人质危机时，这似乎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答案。谢谢。

詹姆斯·加尔文： 是的，CZDS 最初是共识性政策。我不记得它具体可以追溯到多久以前，它属于哪个部分，但那是在 2012 年轮次之前，所以肯定都在那里。但合同中显然对提供该服务的注册管理机构提出了要求。而对所有这些的解释却让事情变得混乱。好的。贝基，实际上下一位是你，然后是罗德和马修。还有人想举手吗？

贝基·伯尔 (BECKY BURR)： 谢谢。我想回应几个问题。史蒂夫，我认为，关于紧急请求的情况，董事会已经根据我们从 GAC 收到的请求进行了审核，我认为我们同意这不适合目的。不过，你说我们必须考虑一些非常复杂的事情。

我想说，从我的角度来看，在紧急情况下，你需要人们非常迅速地做出反应，因为这实际上关系到某人的生命或有儿童剥削的危险，如果你没有预先验证的凭证，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出反应的。

因此，董事会将把紧急请求问题带回给 GNSO 理事会，依据是，在响应人质危机或者之类的情况时，怎么能说要等待五到七个工作日呢？

对于那些声称不会使用 RDRS 的人，我想谈谈另一点。我希望你们能本着它的初衷接受它，因为我也曾尝试向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提出这一点。当你说人们不会使用它时，你需要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从数据保护分析的角度来说，人们会说，要么你不需要它，要么你可以从其他地方获取它，要么我们需要有其他证据。

如果是这两种情况之一，即你不需要它，或者你从其他地方获取数据，而且它不属于个人数据，所以侵扰性较低，那么你将自动通过合法利益平衡测试。因此，人们一直在说没有人会要求它，但这意味着，如果有其他证据表明发生了什么，人们唯一能从中得到的结论就是，它无法通过合法利益平衡测试。我这么说并不是出于善意，因为我不认为这是一个胜利者的论点。

詹姆斯·加尔文：

谢谢你，贝基。我确实 — 哦，不。好的。谢谢。接下来是罗德和马修。交给你了，罗德。

罗德·拉斯穆森：

我简单谈一下。我不想深入探讨，这样会陷入困境，因为我们是在举例说明问题，我们今天并不是要在这里解决问题。欢迎大家线下讨论。我知道有一些需要讨论的事情，我们正努力在更高层面上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说到这里，我想稍微打断一下刚才的话，因为我不想给人留下印象，不是在这个问题上，而是在其他问题上，我不想给人留下印象，认为存在着一种签约方相对于其他方的模式。我们潜在的工作摘要中还有另一个问题。我澄清一下，SSAC 对此尚未达成共识。

这是在今天的另一场会议上提出的，或者不是今天，而是在本周早些时候，当时我们正在预先分享我们将要与董事会讨论的一些不太正常的事情，这是一个“手推车”问题，即紧急后端注册管理运行机构。

显然，在对民间注册管理机构进行了快速非正式调查后，他们认为这也不符合目的。这就是签约方也不满意的一个例子。因此，我不想让任何人觉得我们是在挑剔任何特定群体，我们是在挑剔我们自己，挑剔参与 ICANN 流程的每一个人，让我们做得更好。

我们怎样才能做到呢？这就是为什么我想确保我们能够达到这一目标。我还想在这里说的是，我认为 ODA 和已经投入的一些措施已经改进了流程。但是，当进展不顺利时，有什么机制？它是如何运作的？

我们如何确保我们在上游做得更好，以免人们说，你们花了两年时间争论这个问题，你们提出了一项政策，但它根本没有作用。退回去再试一次。因此，如果在 ICANN 花费大量资金来评估我们本可以做得更好的工作之前，就能够做到这一点，那就太好了。

我认为拥有董事会联络员很好，但也许我们需要在流程的早期进行一些其他评估。这只是我的一个想法。好的，我说完了。

詹姆斯·加尔文：

好的，非常感谢。我认为，作为董事会关于 GPI 讨论内容的一部分，你提到的最后一点确实很重要，当然这也是问题，是否有办法将其整合到社群流程中？这不是董事会告诉人们要做的事情，但正如艾芙丽之前所说，董事会一直在利用各种机会将其社交化。

我认为 SSAC 显然已经仔细研究了它并提出了这问题示例，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结果。我想说，接下来的一部分工作是考虑我们可以发挥什么作用，尝试将其中的一些进一步带入社群，使其成为事情的一部分。

所以要记住一些事情。马修是队列中最后一位发言人。不过我们还剩七分钟。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人 — 哦，好的。艾芙丽会在那里留言。马修，交给你了。

马修·希尔斯

(MATTHEW SHEARS):

谢谢詹姆斯。根据你所说的内容，把这个话题提出来，在你所说的基础上，我认为我们在部署任何流程、机制或工具时，都有过晚考虑是否适合目的的风险。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我们查看向我们提出的建议时，董事会会采用自己的“适合目的”方法。

有时，我们可能会发现它们不适合目的，因此你会看到我们带着很多很多问题回去澄清等等。在某些方面，是的，将其集成到 GPI 中会很有趣，但实际上在更早的阶段将其集成到流程中可能更重要。我想说的是，你甚至可以考虑收回它，并研究章程设立阶段。正在进行的章程设立是否符合目的？

罗德·拉斯穆森： 我认为，如果你采取这种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最终会得到更有效的政策结果。所以我认为我们需要在这样的时间轴中考虑这个问题，而不仅仅是在所有工作都已完成的情况下，最后才考虑这个问题。谢谢。

詹姆斯·加尔文： 谢谢你，马修。接下来是艾芙丽。

艾芙丽·多利亚： 马修，你说的和我想说的几乎一样，恰恰相反。这是我目前或者一直在争论的原因之一，过几天我就不会争论了。但我一直主张将 GPI 流程融入到政策制定流程的每个阶段，实际上，正如你说，你在每个阶段都会提出不同的问题，它是否适合目的，或者问题的框架如何，具体取决于 GPI 的众多目的中的哪一个，因为不仅仅只有这些。

我们可以对其中的许多不同主题进行相同的讨论，但是为了让它发挥作用，是的，最后你可以做到，你可以看看并说，哦，是的，他们说话了。但是，只有在政策制定流程中，从章程开始到各个阶段，都采用正确的指标和正确的功能，才能真正达到让董事会在最后几乎自动执行的程度。他们不需要考虑那么多。

他们可以看到它完成的整个过程，而不需要请一些聪明的员工仔细阅读它，找到他们做过的所有地方。所以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只是说法不同。谢谢，真的希望你们能接受这一点并据此采取行动。谢谢。

詹姆斯·加尔文： 好的。谢谢艾芙丽。感谢你。我们还剩四分钟。我们到了发言人队列的末尾。在交给罗德发表结束语之前，还有其他发言人想在最后说上一两句吗？没看到有人举手。我认为这是一次非常精彩的讨论，非常感谢为此献言献策的所有人。接下来交给罗德发表结束语。

罗德·拉斯穆森： 谢谢你，詹姆斯。非常感谢董事会让我们参与这次讨论。当马修谈到范围界定阶段时，这也是我们讨论的要点之一。我想补充一点，在这方面，我认为，我们在 GNSO 领域围绕范围界定并确保所有措施到位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每个咨询委员会都有自己的流程。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自己审查这些问题并思考范围界定。因为范围界定往往最终是你所发现问题的根本原因。

但我想补充一点，我们还需要做好工作，并且已经完成了一些工作，我不想说还没有完成，而是说，我们需要设定最终要实现的目标。

但无论如何，仅仅争论目标就可以帮助你界定范围，对吗？但这些目标应该尽可能是可衡量的，并且可以一直衡量。正如艾芙丽建议的那样，这与公共利益框架和许多其他事情的检查是齐头并进的。但是，在制定良好计划时所做的工作越多，以后要做的工作就越少。

我们发现，我认为 ICANN 面临的主要挫折之一是，我们花了大量时间争论该怎么做，然后又花了大量时间去实施一些东西。所以，我

们也许该看看，把这些东西放在前面是否会有帮助。感谢 SSAC 再次召开了一次精彩的会议。

詹姆斯·加尔文： 好的。感谢大家。现在休会。

[会议记录结束]